



百年島形·多方交「繪」—— 探索院藏〈沙勿略墓園與三洲島圖〉

■ 蘇峯楠

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典藏一幅十八世紀的德語古地圖（圖1，以下簡稱本圖），為日裔德籍醫師飯塚一教授（Johannes Hajime Izuka）於2004年捐贈。¹它是從書籍脫落下來的一紙插圖，尺寸並不甚大；然而，若是依循著圖內的文字與繪線，則可以發現一位歐洲傳教士跨越千里至東亞海域的足跡，以及十六世紀各方人群在海上相遇往來的大時代。

出身維也納，父親 Stephan Dietell 也是雕刻師。在維也納大學（德語：Wienar Universität）完成學業後，他定居於格拉茲（Graz，今奧地利共和國史泰爾馬克邦境內）以銅版雕製工作為業，作品多見地圖、風景、肖像、藏書票、書籍插圖等類型。³ 這個小小署款說明了本圖也是其作品之一。

沙勿略的海外傳教活動

不論是沙勿略墓園圖，或特別標示 S. Xaverij Grab（聖人沙勿略之墓）的三洲島地圖，都顯示出本圖與十六世紀耶穌會傳教士方濟·沙勿略（Francis Xavier, 1506-1552）有密切關聯。

沙勿略（圖 4）出身今西班牙北部的納瓦

拉（Navarra），1534 年與羅耀拉（Ignacio de Loyola, 1491-1556）等人於巴黎共同創立修會組織，即日後的耶穌會（Societas Iesu）。1541 年奉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（John III, 1502-1557）之命，從里斯本搭船出發前往亞洲傳教。他循葡萄牙人貿易航線繞過好望角，於次年抵達印度果阿，此後七年間活動於印度、馬來半島、新幾內亞等地區，並在航運輻輳的港市麻六甲認識日本人 Angero，在其引介下，於 1549 年前往日本九州鹿兒島傳教，開啓日本天主教發展先聲。

1551 年底，他離開日本，取道麻六甲返回果阿，為前往中國傳教做準備。但在當時明朝的海禁政策下，他不得其門而入，只能於 155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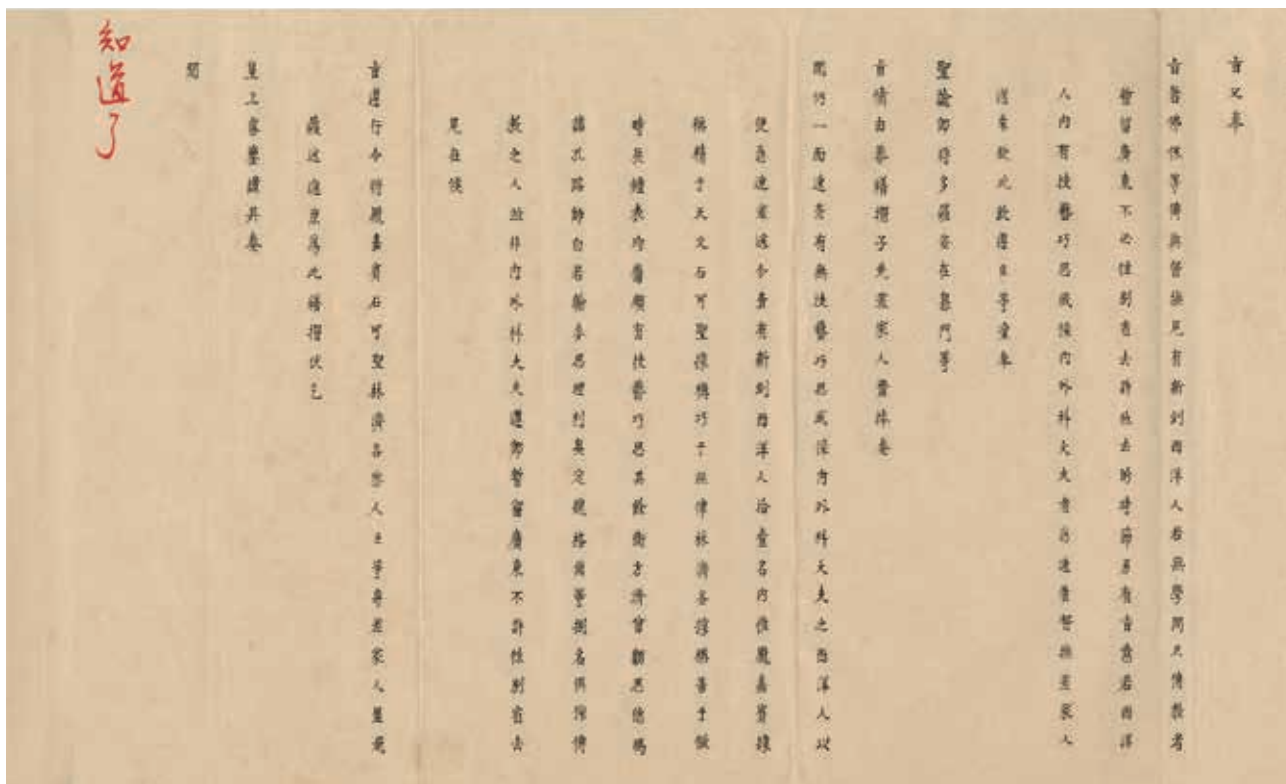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 清 兩廣總督趙弘燦奏摺〈奏報遵旨將龐嘉寶、石可聖等有技藝巧思之西洋人護送進京〉 康熙 46 年 8 月 13 日（1707 年 9 月 8 日）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01370

年7月間到廣東外海的上川島搭屋居住，等待進入中國的機會。然而，時機還未等到，旋即在12月病逝島上，享年46歲。⁴

打造聖人永眠之地

沙勿略辭世後，上川島的葡萄牙商人將他安葬在濱海山丘。隔年（1553）2月遺骸遷往果阿，舊墓址之後成為了紀念地，尤其在1622年他受教宗封聖後更受到重視。1639年，舊墓址豎起1.3公尺高的石碑，碑面漢、葡雙語並列，鐫「耶穌會士泰西聖人範濟各沙未尔於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之冬升天真迹」等字，是首次有較講究的紀念建物。十七世紀末，在龐嘉賓等人規劃下，舊墓址又有更進一步擴建。

龐嘉賓主持的擴建於1700年初動工，歷時三個月告竣。該年6月，他離開上川島返回新會，撰寫報告書給羅馬的耶穌會總長 Tyrso González（1624-1705）交代工作始末，也在中國以木版刊刻拉丁文小冊，題名為 *Relatio Sepulturae Magno Orientis Apostolo S. Francisco Xaverio : erectae in Insula Sanciano anno saeculari MDCC*（偉大的東方使徒聖方濟·沙勿略墓園建造報告：1700年建於三洲島）。在報告書中，龐嘉賓對沙勿略墓址的變化、1700年的重建規劃，以及在島上傳教並為30名居民施洗等過程有詳盡描述，甚至島上自然環境、動植物、聚落等概況亦略有描寫，可說是鉅細靡遺。⁵

報告書收錄三幅圖像。其中一幅標題是 *Ichnographia Sepulturae S. Franciscj Xaverij in Sanciano Sinarum Insula recenser ectae Anno 1700*（1700年重建的中國三洲島聖方濟·沙勿略墓園平面圖），呈現當時墓址上新造建物的格局。（圖5）依其所述，新造建物由三個部分構成，首先是入口的 *Locus S Crucis recenser ectae*（重建聖十字之處），立有一座高約3公尺的十字架，目的是要讓海上的歐洲船舶在遠處即可望見，並象徵教務已在中國開展基業。往上走五個階梯就是 *Locus Sepulturae*（埋葬之處），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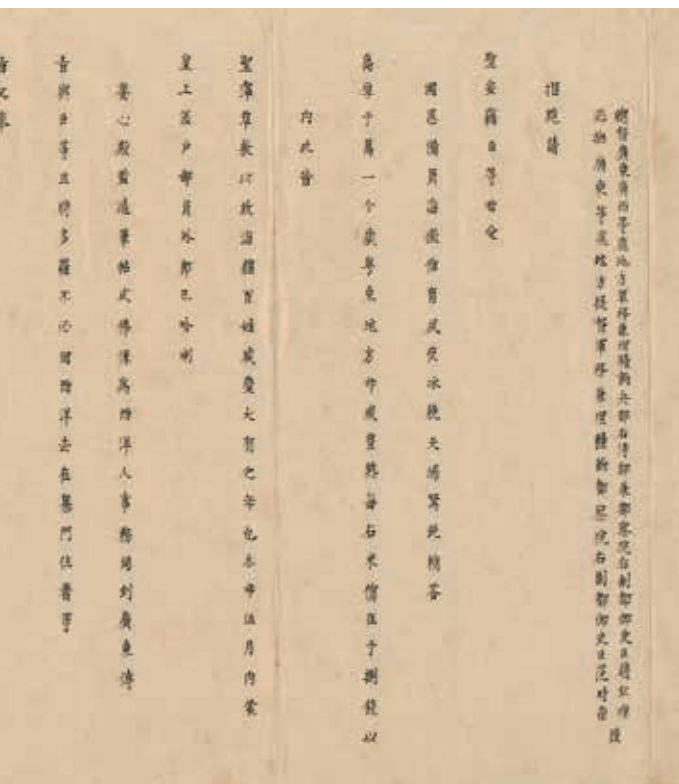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1667 基爾歌（Athanasius Kircher）編著《中華圖說》沙勿略（左）與羅耀拉（右）像 ©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2003.015.0173

述 1639 年漢、葡雙語碑安置於此。再往上走七階為 Sacellum（小教堂），是彌撒儀式進行之處，安置有附十字架的裝飾性地球儀。整體來看，這座建物具備聖堂格局，規模亦前所未有的，可視為當時耶穌會在沙勿略聖人形象與地景建構，以及中國傳教事業發展的代表性成果。

1720 年代後，因清朝禁絕天主教，這座聖堂再度失修而荒廢，至少在十九世紀初的紀錄是「一切都已毀壞」。直到 1869 年，墓址上才再度建起教堂，即為現今上川島的聖方濟各·沙勿略墓園前身。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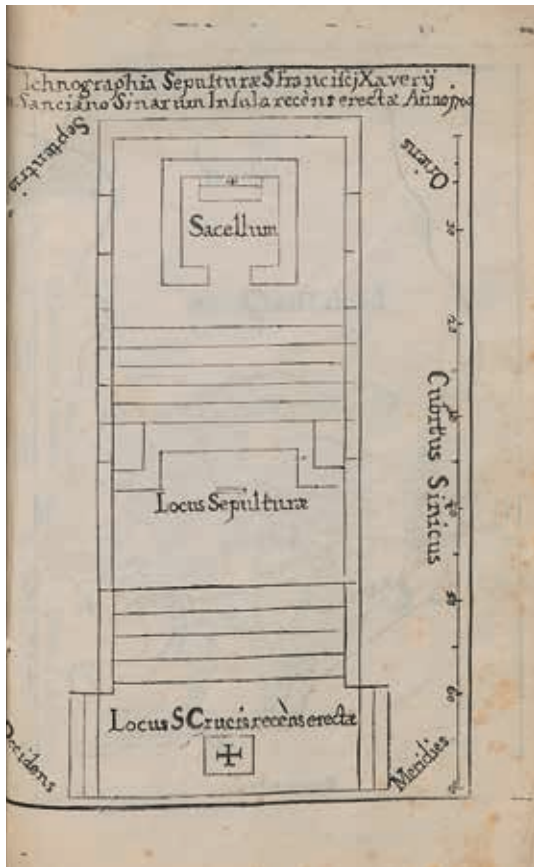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 1700 龐嘉賓編著《沙勿略建墓報告》沙勿略墓園平面圖
德國巴伐利亞國立圖書館 (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) 藏
Cod.sin.28 取自該館網站：<https://www.digitale-sammlungen.de/en/view/bsb00080632?page=62.63> (CC BY-NC-SA 4.0)，
檢索日期：2023 年 11 月 1 日。

繪製上川島與周邊空間

報告書的第二、三幅圖則是地圖。其中一幅描繪上川、下川兩島 (圖 6 左)，畫面大致以南方為上，Insula Xang Chuen (上川島) 輪廓近似三角形，右緣畫了一些凹入的地形，島上可見 Chauang (茶灣)、PeKhang (北坑)、SiKhang (西坑)、XeSunn (石笋)、GaoGuon (高冠)、Nienju (鮎魚) 等地名；右方濱海處有以十字圖例標示的 Locus Sepultura (埋葬地點)，即沙勿略墓址。島上布滿繁密的山巒圖案與地名文字，顯然是製圖者主要關注所在；相較於此，也佔有一半版面的 Insula Hia Chuen (下川島) 卻是一片空白。

另一幅圖，描繪的是珠江口沿海一帶形勢 (圖 6 右)，方位與前圖相同，範圍則更廣。上川、下川兩島位在左上側，其他版面則是名為 Territorium Cantonis (廣東地區) 的廣東陸地及沿海一帶。畫面下緣 (北方) 繪至 Canton Metropolis (廣東都會，即廣州城) 及 Hiano-Xan Ins. ét Macaum (香山島與澳門)，右 (西方) 至 Kiang Muen (江門，今廣東省江門市)，上 (南方) 至 Thien Pe Hien (電白縣，今茂名市電白區)；畫面內則有 SanCao (三灶，今珠海市金灣區三灶島)、ThungCuCo (銅鼓島，今江門市台山市銅鼓村)、Iaj Muen (崖門，今江門市銀洲湖崖門口) 等島嶼或地名。

整體來看，它描繪的是中國廣東西南沿海一帶的簡略訊息，應是要搭配墓園平面圖，為讀者指出沙勿略墓址在上川島及廣東沿海一帶的所在位置，以及龐嘉賓在報告書所提到的島上環境與傳教經過等訊息。

舊圖換了新面容

龐嘉賓的報告書小冊雖然不確定印製數量，但不少人曾經持有過，其中一位是十八



圖 6 1700 龐嘉賓編著《沙勿略建墓報告》（左頁）上川、下川島地圖；（右頁）珠江口沿海一帶形勢圖（南方為上） 德國巴伐利亞國立圖書館藏 Cod.sin.28 取自該館網站：<https://www.digitale-sammlungen.de/en/view/bsb00080632?page=64,65>（CC BY-NC-SA 4.0），檢索日期：2023年11月1日。

世紀初期在中國活動的奧地利耶穌會士金亮（Balthasar Miller, 1683-1741）。

1727年，金亮寫信給德國耶穌會士及學者 Joseph Stöcklein（1676-1733），信中描述上川島沙勿略墓園聖堂的情況，並說要寄送一份龐嘉賓的報告書。Stöcklein 當時正在蒐集世界各地耶穌會士的書信或報告，譯成德語，編錄名為 *Neue Welt-Bott*（《新世界報告》）的刊物。或許在此因緣下，Stöcklein 取得並翻譯龐嘉賓的資料，發表在 1729 年出版的《新世界報告》。⁷（圖 7）報告書三幅附圖也送交雕刻師 Christoph Dietell 重新雕製，

並在三洲島地圖左框維持註記原繪製者 Gaspare Castner 之名。院藏本圖即屬於這個版本。

經過這次重製，本圖從拉丁語換成了德語，原本分繪三頁的形式改以一頁呈現，文字與圖像也在銅版雕製之下更顯細緻。其中，沙勿略墓園平面圖（圖 8）與原圖內容大致相同，但新增了指北針圖案、兩種不同長度尺規等原圖所沒有的資訊。

三洲島地圖（圖 9）則有不少調整之處。原圖本是兩幅分繪，本圖改併為一幅；原圖方位以西南方為上，本圖則整個反轉過來。內容

上，本圖新增指北針、航線、停泊地等資訊，其北緣也超越了原圖的香山島及澳門，而是再擴至 Singan（新安，今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）陸地一帶，並新增 Klein-Schamtschuen Insel（小上川島）、Klein-Hiatschuen Insel（小下川島）等島嶼。部分原有圖資也重新調整，如 Insel TungZuco（銅鼓島）、SanZao（三灶）的位置皆有變動。至於上川島（Sanciano Insel）仍繪載繁密，但在原圖是空白的下川島（Grofs-Hiatschuen Insel），則填進一段對漢語「川」的解

釋：Tschuen heist einen sund meer-enge oder pass. Scham-Tschuen bedeütet was oberhalb; Hiatschuen aber, was unterhalb solcher meer-enge ligt.（川是指海峽或通道。上川的意思是在其上；下川則指在海峽下方）。

大致而言，本圖是以原圖為底來重製，因而承襲了十七世紀末龐嘉賓的視野；然本圖也並非只原樣複製，而是加入不少十八世紀前期編繪者的調整與增補。比起原圖是作為報告書附件，本圖更關心的可能是如何向廣大歐洲讀



圖 7 1729 Joseph Stöcklein 編 《新世界報告》第 13 卷第 309-334 號
德國巴伐利亞國立圖書館藏 .3 D 9#6 取自該館網站：<https://www.digitale-sammlungen.de/view/bsb11396217?page=1> (CC BY-NC-SA 4.0)，檢索日期：2023 年 11 月 1 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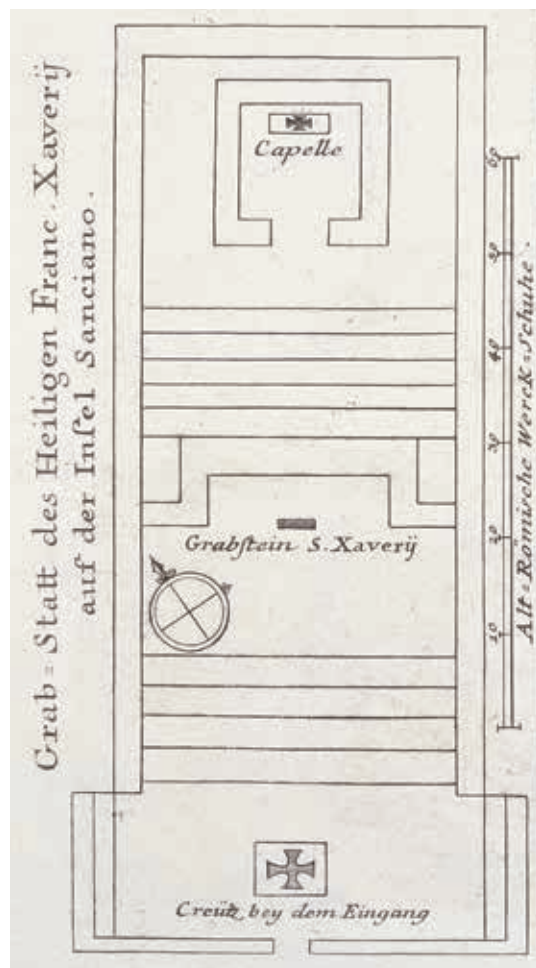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8 1729 龐嘉賓繪、Christoph Dietell 雕製 沙勿略墓園與三洲島圖 沙勿略墓園平面圖局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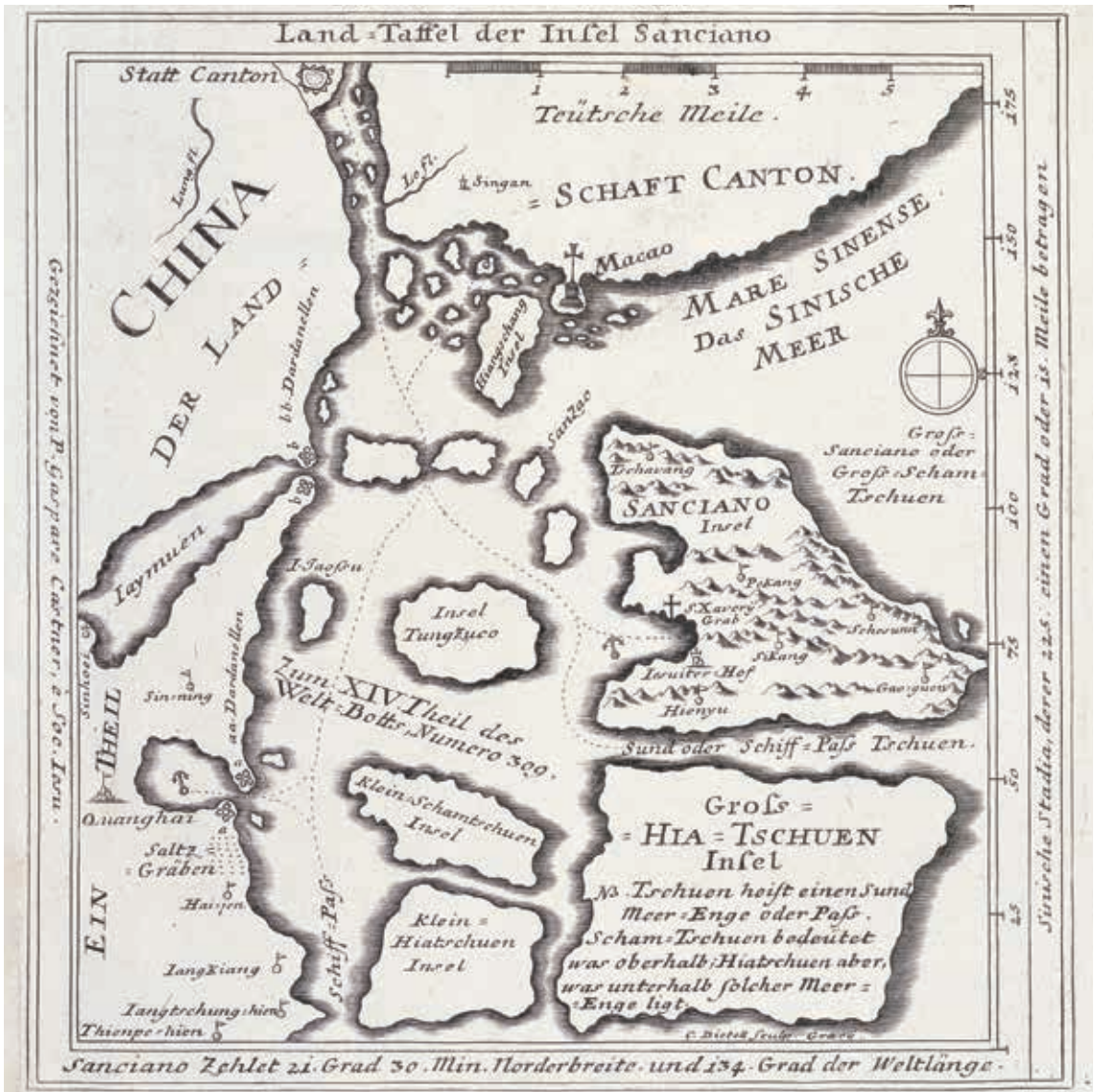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9 1729 龐嘉賓繪、Christoph Dietel 雕製 沙勿略墓園與三洲島圖 三洲島地圖局部

者介紹在中國的傳教成果，這也反映在本圖對於補充校正資訊、提升參考性等方面的重視。

地圖有疑點

身處現代的我們，隨手點開電子地圖，世界輪廓即盡現眼前；往昔人們則無法如此輕易窺知大地全貌。所以本圖還有個問題：圖中的

內容究竟是怎麼畫出來的？

墓園平面圖的部分，從線條整齊方正、附比例尺標等特徵來看，或許是直接取自擴建主持者龐嘉賓的規劃圖稿。至於三洲島地圖，有論者認為龐嘉賓在上川島曾做一些筆記，當中即包含繪製島嶼地圖；⁸然而，他是否在島上實地踏查測繪，或者利用數學專長運算製圖，尚



圖 10 〈沙勿略墓園與三洲島圖〉轉譯歷史地圖 筆者繪製
 底圖：MapTiler, OpenStreetMap contributors, 2023 年 3 月。海岸部分依 1930 年代廣東省陸地測量局等測圖,《五萬分一廣東省地形圖》,廣州：廣東省陸地測量局等, 1928-1938；海軍總司令部審定,《中華民國海軍水道圖：上川島至大星鑿礁》,臺北：海軍海洋測量局, 1985, 等圖酌作修改。

無線索可循，也無法解釋島嶼外的廣東沿海一帶怎麼畫的。

要進一步觀察三洲島地圖的內涵，可藉由地理資訊系統的協助，輔以地名整理、考證與標定，得到三洲島地圖在實際空間的轉譯結果。（圖 10）從中可知，本圖描繪的空間範圍，大致是今中國廣東省深圳、廣州、中山、珠海、江門、陽江、茂名等市沿海一帶；同時也能看到，本圖與實際空間存在不小落差。

以上川島為例，本圖描繪的島形近似三角，左緣有幾個凹入地形，與龐嘉賓報告書相同；島上遍註地名，像是完整的全島輪廓。不過，這些地名實際上只分布在上川島北半部，三角島形也與實際全島輪廓不太相似，反倒像只有北半部。而本圖的上川、下川兩島與珠江口距離很近，且尺度比出海口還大，仿若巨島一般；但實際上兩島並非在珠江口旁，而是在廣海灣南方，也沒那麼巨大。

類似差異不僅只此處，而是遍布全圖。精通數學的龐嘉賓，卻畫出充滿差異與變形的地

圖，成為本圖最大疑點。然若回顧過往海圖，其實也同樣能發現上川島的三角狀身影，這說明本圖並非龐嘉賓獨創之作，而是引摹他圖的結果。至於其引用的源頭，則應與上川島更早的造訪者有關。

上川島的百年島形

上川島是廣東外海面積最大的島嶼，早期居民從事漁獵、煮鹽或商貿，亦有白木香等香料特產。十四世紀後期，明軍擊敗鍾福全海盜集團後，上川、下川兩島居民被遷至廣東陸地，該地成為官府管控外的「荒壤」。⁹ 本院所藏十六世紀海南島至鴨綠江口海防形勝圖（圖 11）中，雖繪有「上川山」、「下川山」兩島，卻無更多獨特描寫，甚至兩島位置還顛倒；另一幅可能製於十七世紀晚期的〈廣東省地圖〉（圖 12）也有兩島，狀況與前圖類似。這兩圖多少反映了上川島被當作化外而不予著墨的官方視野；然該島也因此成為各方人群自由交會的舞臺，其中一群重要訪客，即十六世紀的葡萄牙人。



圖 11 約 1560 年代 海圖 廣東省城至上川島一帶局部（南方為上）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86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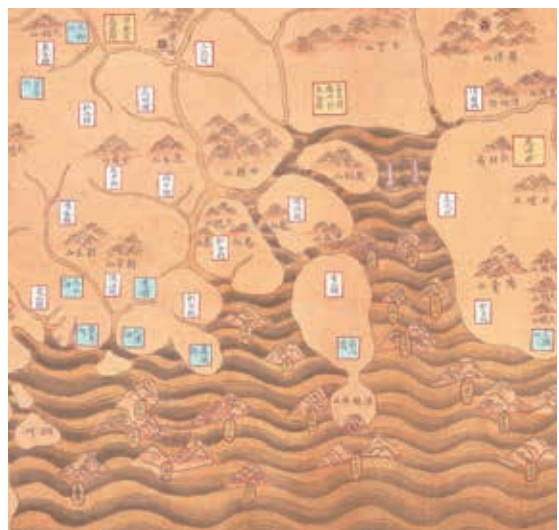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2 約 17 世紀晚期 廣東省地圖 珠江口一帶局部（北方為上）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477

1511年葡萄牙人抵達麻六甲後，透過自行探勘，以及爪哇人、唐人等地商人介紹下，開始熟悉東亞海域並建構其地理知識。¹⁰ 1512年 Francisco Rodrigues 手稿的廣州水道簡圖顯示，¹¹ 葡萄牙人當時已探訪到廣東海域。也許在相近時間，葡萄牙人就接觸了上川島，繼而作為貿易據點之一。

1520年代，葡萄牙人雖一度轉往福建、浙江海域，1540年代晚期仍回到上川島、浪白滯等地活動。當時不少廣州商人到上川島與葡萄牙人交易，大宗商品之一是瓷器。葡萄牙人在上川島收貨，經麻六甲轉售鄂圖曼帝國與歐洲等地，從中獲取豐厚利潤；雙方商貿關係穩定，中國商人更可為葡萄牙貨主提供特殊形式的客製品，如1552年 Jorge Álvares 訂製過帶有葡語銘文的青花玉壺春瓶。¹² 沙勿略也在此背景下抵達上川島，盼島上中國或葡萄牙商人協助他進入中國。

這段期間，葡萄牙人應掌握了上川島與廣東海域狀況，並著手繪製地圖。在大約1550年

代葡萄牙製圖師 Bartolomeu Velho (?-1568) 的地圖集裡，R. Coam Sim（廣州河，即珠江）出海口就已繪有具體輪廓，並註記不少地名，包含了應為上川島的 S. Choan。（圖13）這是現知最早標示上川島的歐洲人地圖，¹³ 雖尚無島形，但具體反映了葡萄牙人初期活動軌跡。而大約1560年代前後¹⁴ Fernão Vaz Dourado 的地圖集裡，也可見 Samchoão（三洲島）之名，並有近似三角的島形。（圖14）據此，葡萄牙人最晚在十六世紀中期即已初識上川島形勢，惟尚未掌握全貌，故只呈現三角島形，卻也開始受到其他海圖引用。

十六世紀晚期，一位在印度果阿工作的荷蘭人 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（1563-1661）取得葡萄牙人海圖，交給阿姆斯特丹 Floris van Langren 家製圖師兄弟製為〈中華領土及海岸線精確海圖〉，收錄在他1596年出版的《東印度水路誌》（*Itinerario Voyage ofte Schipvaert naer Oost ofte Portugaels Indien*）一書。（圖15）圖



左圖 13 約 1550 年代 Bartolomeu Velho 繪製 東印度地區海圖 (Indochina and East Indies, Portolan atlas, Portuguese) 珠江口一帶局部 (北方為上) 美國漢庭頓圖書館 (The Huntington Library, San Marino, California) 藏 HM 44 取自該館網站：<https://hdl.huntington.org/digital/collection/p15150coll7/id/46319/rec/1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3 年 11 月 1 日。

右圖 14 約 1560 年代前後 Fernão Vaz Dourado 繪製 東亞地區海圖 (Southeast China, Japan, East Indies, Portolan atlas, Portuguese) 珠江口一帶局部 (北方為上) 美國漢庭頓圖書館 (The Huntington Library, San Marino, California) 藏 HM 41 取自該館網站：<https://hdl.huntington.org/digital/collection/p15150coll7/id/46231/rec/1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3 年 11 月 1 日。

中，Rio do Cantaon（廣東河，今珠江）出海口一帶標示 Pulo Cao（狗島）、I. Veniaga（貿易島）、Sanchoam（上川島）等，而上川島同樣呈現三角島形，左側有幾處凹入地形，與本圖畫法相似。

隨著葡萄牙人海圖的流出及傳摹，三角島形持續出現在十六至十七世紀海圖中。1636年荷蘭製圖師 Johannes Janssonius（1588-1664）繪製的拉丁語地圖 China, veteribus Sinarvm Regio, nunc Incolis Tame dicta（中國，古稱 Sinarvm 地區，今人稱大明）也是一例，Rio de Cantaon（廣東河，即珠江）外側標有 Sanchoan（上川島）等諸島（圖 16），上川島亦呈現三角形狀、左側幾處凹入地形，且相當靠近珠江口，依然類似本圖。

十八世紀中期，三角島形有所變化。1753年於巴黎出版、由法國製圖師 Jacques-Nicolas Bellin（1703-1772）繪製的 Carte des Isles qui sont à l'embouchure de la rivière de Canton（廣東河口諸島嶼圖）中，Chang-chuen-chan ou Isle de Sanciam（上川島，或稱三洲島）南半部已被補上，較接近實際島形。（圖 17）這應是受耶穌會士測繪《皇輿全覽圖》回傳歐洲所影響，而十六世紀以來葡萄牙人的圖資，就此漸被新的地理知識取代。

多方交會／繪下的海島圖景

回顧上川島百年島形（圖 18），本圖的身世也隨之浮現。十六世紀初期，葡萄牙人抵達廣東沿海，一度於上川島開展貿易活動，相關製圖亦因應而生。本圖所描繪的電白至澳門一帶海域形勢，以及對 Statt Canton（廣東市鎮，即廣州城）的強調，即可能受當時葡萄牙人的活動範圍及貿易對象等資訊所影響；而上川島，也可能因葡萄牙人主要活動於三洲港，導致其筆下



圖 15 1596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繪製 中華領土及海岸線精確海圖 廣州至珠江口一帶局部（東方為上） ©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2003.015.0168.0005



圖 16 1636 Johannes Janssonius 繪製 中國地圖 珠江口局部（北方為上） ©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2002.006.0015



圖 17 1753 Jacques Nicolas Bellin 繪製 廣東河口諸島嶼圖 上川島局部（北方為上） ©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2003.015.0051

島形只顯現北半部，呈現趨近三角的特殊輪廓。

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末逐漸步下商貿競爭舞臺，但此島形沒有跟著消失，反而因葡人海圖的流出而在其他地圖上延續出現，十八世紀初



圖 18 不同時期地圖中的上川島身影

期龐嘉賓報告書的附圖即是其一。龐嘉賓可能從耶穌會所藏資料或其他管道獲得此類圖像，以其為底，補進沙勿略事蹟等訊息，改繪成他的三洲島地圖，這套為葡人海上活動而生的圖，因而改扛起述說聖人故事的新任務。1729年，《新世界報告》編者與雕刻師 Christoph Dietell 又以龐嘉賓的圖為底，增補成本圖。

整體而言，描繪沙勿略最後足跡的本圖，既為十八世紀耶穌會士對其聖人事蹟的記憶與傳播，更是十六世紀各方人群跨境交流下的產物。它所勾勒的地理形貌，與其視為真實的大地景觀，不如說是人們持續交會／繪而成的一種多元共作圖景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註釋：

1. 有關 2004 年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圖的梗概，參閱馮明珠主編，《經緯天下：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圖展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5）。
2. 龐嘉賓生平事蹟整理自費賴之著，馮承鈞譯，《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），頁 494-496；榮振華等著、耿昇譯，《16-20 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 98；Gerd Treffer 撰，楊小剛譯，《沙勿略與龐嘉賓：兩耶穌會士在華傳教傳略》，收入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主編，《西學東漸研究第八輯：廣州與明清的中外文化交流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9），頁 280-282。
3. Riederer, J., Frühe Andachtsbilderverlage in der Steiermark. In Vanja, K. et al., *Arbeitskreis Bild Druck Papier Tagungsband Graz 2015* (Münster: Waxmann Verlag GmbH, 2016), 45.
4. 沙勿略生平整理自高龍馨 (Aug. M. Colomel, S. J.) 作，周士良譯，《江南傳教史》第 1 冊（臺北：輔仁大學出版社，2009），頁 1-11。
5. 這份報告已有中譯版，參見黃志鵬譯，梅謙立注，〈關於 1700 年在上川島為偉大的東方使徒方濟各·沙勿略建造的墓園〉，收入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主編，《西學東漸研究第八輯：廣州與明清的中外文化交流》，頁 288-308。
6. 有關沙勿略墓園具體變遷細節，參見高龍馨 (Aug. M. Colomel, S. J.) 作，周士良譯，《江南傳教史》第 1 冊，頁 10、369-383。
7. 梅謙立撰，黃志鵬譯，〈1700 年上川島沙勿略墓地的改建與龐嘉賓的報告〉，收入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主編，《西學東漸研究第八輯：廣州與明清的中外文化交流》，頁 286。
8. 梅謙立撰，黃志鵬譯，〈1700 年上川島沙勿略墓地的改建與龐嘉賓的報告〉，頁 286。
9. 石堅平，〈從「盜寇之區」到「貿易之島」：早期中西文獻中的「上川印象」〉，《五色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5 卷 1 期 (2023.1)，頁 8-11。
10. 陳宗仁，《Selden Map 與東西洋唐人：地理知識與世界景象的探索（1500-1620）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，2022），頁 236-237。
11. 金國平著、譯，《西力東漸：中葡早期接觸追昔》（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2000），頁 37、307。
12. 黃薇、黃清華，〈澳門開埠前中葡陶瓷貿易型態初探：以上川島花瓶坪遺址為例〉，《收藏》，2021 年 5 期，頁 74-77；王冠宇，〈早期來華葡人與中葡貿易：由一組 1552 年銘青花玉壺春瓶談起〉，《南方文物》，2017 年 2 期，頁 161-170。
13. 周振鶴、林宏，〈早期西方地圖中澳門地名與標注方位的謎團〉，收入戴龍基、楊迅凌主編，《全球地圖中的澳門》第 2 卷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7），頁 54。該圖雖是現存時間最早者，但相信不會是第一次提到上川島。
14. 美國漢庭頓圖書館的詮釋資料推估，此圖時間在 1550～1575 年間：《南蠻紅毛日本地圖集成》則推估約 1568 年，見松本賢一編，《南蠻紅毛日本地圖集成》（東京：鹿島出版會，1975），圖版 20。本文依《南蠻紅毛日本地圖集成》之說，定在 1560 年代前後。

經

真禪內印顯證虛凝法金剛智經



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

查臺郡城隍廟在府署之西，教志廟前為頭門，三樓為戲臺，門內有廊如川，堂式中為正殿，供奉神像，其後正堂三層，左右各卷小門，自頭門而至正殿，兩旁卷門，後五樓，後偏以牆為僧人住居之所，右廊之北於牆開門，內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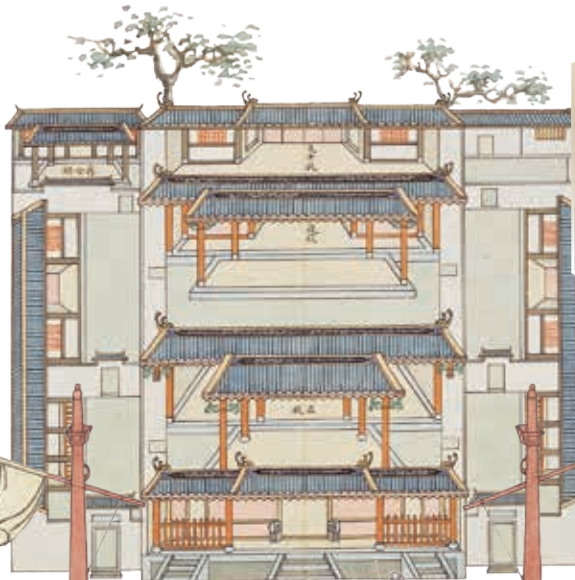
御製詩三集(乾隆)

庚辰元旦
紀節猶環五運推，三靈引達正昌時。歲惟
振美期農稔月，應玉振與物怡。淑氣開閭
詞律培羣生，唱嘒沐春祺。武成敷詞克封
靡，敬久遠求為甸治。



史

御製新集斷易精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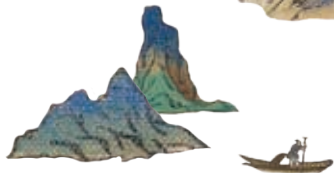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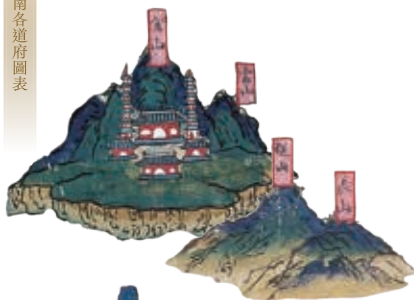
豕陽

詩曰

一箭從天上來
始知妄不為災
鹿啣製錦須知喜
得到錢塘獲外財

子

江南各道府圖表



御製文集(嘉慶)



詩云樂只君子，子民之父母。天生民而立之，君使司牧之，如保赤子。邇求厥寧，下民頌心。感戴若休，父母蓋以民心為己心，同其好惡。耳君之於民，養之教之，務使家給人足，勞來輔翼，侍

集



院藏善本古籍選粹 —— 彩繪圖籍

Gem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's Collection of
Rare and Antiquarian Books: Books with Color Paintings

第一檔展示

Phase 1 Exhibition

2023 2023
08.08 — 11.12

第二檔展示

Phase 2 Exhibition

2023 2024
11.16 — 02.18

展覽廳

Gallery 104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
NATIONAL PALACE MUSEUM